



121
4250
7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交遊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

溝壑不援徒汎愛

寒暄有問但虛名

陳雷義重踰膠漆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此道今人棄如土

歲寒惟有竹松盟

話說元朝大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  
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  
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  
鑑晚歲得子愛惜如金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已子支德年齒相友  
遂令同桌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  
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施濟  
稟知父親邀支德館穀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  
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文家得第爲官施家屢試不  
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豪俠成名於世父親  
施鑑是箇本分財主惜糞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  
未免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  
白之物埋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大  
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三好兩歡的到老  
來也自判箇次日就是平昔間沒病臨老來伏床半  
月或十日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  
話兒却也說了只爲他年已九十有餘兀自精神健  
旺飲啖兼人步履如飛不匡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  
了雖喚做吉祥而逝却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說得  
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殯殮祭墓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孝滿妻嚴氏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本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葺殿宇期年之後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說起還願之事遂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拾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禮拜正欲喚主僧囑托修殿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施濟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觀看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間一條街上

居住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居胥口以便耕種桂生就出學去了後來也曾相會幾次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喚了一驚喚起相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墮淚口不能言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某祖遺有屋一所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幸惑於人言謂農夫利薄商販利厚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兩販紗段往燕京豈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本利俱

見在功德  
勝如修殿

施公疑非  
其人

耗宦家索債如狼似虎利上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  
估計一妻二子亦為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某板害  
親戚賠補某情極夜間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澗水中  
自盡是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吾兄勿憂吾適帶修  
殿銀三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贈使君夫妻父子團圓  
何如桂生驚道足下莫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  
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  
同憲之雅每見吳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  
慰曾無一毫實惠之加甚則面是背非幸灾樂禍此  
吾平時所深恨者况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苦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祈佛保佑願其長成君有子而  
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  
臆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還不敢  
便接說道是下既念舊情肯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  
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  
可速歸恐尊嫂懸懸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  
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  
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  
母不及此恩三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大士  
前磕頭說誓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補

世通言 卷三十五  
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

誼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似塵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窻誰念幼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子別有急用那去來日奉補主僧道遲一日不妨事施濟回家將此事述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爲惟次日另湊銀三百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領了十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留款從容問

賢婦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家恩人所賜已足本錢亦渠將利盤筭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復如何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鄉出醜只得往他方外郡傭工趁食施公道爲人須爲徹胥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茆屋數間園邊有田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未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豪宦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爲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打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唱了七八箇喏，千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一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菜品，肥

前生結下  
丈母緣了

鷄巨鱈，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讒諂面諛。嚴氏初相會，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連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瞞姆姆說，奴家見有身孕，抱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箇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要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嬌嬌且喜幾個月了。大娘道：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嬌嬌有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姆姆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承姆姆不棄，只怕板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柴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好甚密。這話閣過不題，却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棵，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丁每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桂生曉得有這舊規，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見有

白老鼠一個，遶樹走了一遍，逕鑽在樹底下去，不見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盞大的窟穴，那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莫非這老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瘦毛長，人貧就智短了。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却没有神道變鼠的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香門童瞎子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老婆舌的，明日起早，真個到童瞎子舖中起課，斷得有十分財采。夫妻商議停當，買豬頭祭獻藏神。二更

人靜兩口兒兩把鋤頭照樹根下竅穴開將下去約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土中得了米便不交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銀子搬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中看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筭計要將三百兩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不得桂生問道為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貧來此倘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憑他說三千

近似有理  
之說惡夫  
者

四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惟不見我們好心反成不美桂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如何孫大嫂道這十畝田幾株桑棗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此產業慢慢地脫身去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見好桂生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遠房親族在會稽地方法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携千金而去料不慢我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每歲往收花利盤放幾年怕不做箇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筭帳一次回時

昔日後輩  
能報德未  
為不是

亦是大有  
心人堪作  
財主

舊衣舊裳，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箇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瞞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此時只當親媳婦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素在施家來往，遂邀親隣，饋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為媒。眾人都玉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愿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量。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却是為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我的

上理

人家都做在會稽地面，到彼攀個高門，這些田產也有一個，依靠桂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美意，將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衰祚薄，攀陪不起。就是倘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拔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只因上岸身安穩，忘却從前落水時。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故在葭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遭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殯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渾家攬

撥丈夫乘此機會早爲脫身之計，乃具隻鷄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桂生拜奠過了，先回。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救援，朝夕感念，犬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嬌嬌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正，要嬌嬌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舍不得，但非親非故，白占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吐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嚴氏苦留不住。

名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恍似開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負。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罄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別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叅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爲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小人逞目  
前君子信  
天理

甚不忍，特地登門弔唁，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罄，老母其肯尚缺何暇？及此，支翁潛然淚下，道：先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泯，子孫必然昌盛。某忝在窻下，因久宦遠方，不能分憂共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嚴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母。

母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親母嚴氏在家薪水不給，擔柴送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嚴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況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纔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屬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強。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棗園搬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良田美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都稱為桂員外。支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翁是曉得前因的，聽得此言，遂向文塔說知。當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別的不算，只替他償債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塔若往會稽投遞他，必然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親母計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不知中間許多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情分，我與你同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裏說話。施還回復了支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桂遷，自叙同窓

之誼，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逕往紹興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還就西門外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刺，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是整齊，但見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卓椅櫺列堂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桑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入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三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名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嚮履聲，閣閣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只見桂遷戴冠華服，立於中庭。從者十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回話的，說一個不了，約莫又有一個時辰，童僕方

桂馬騰熊  
又益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負外問道：在那里？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步踱出儀門，逕到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聽，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疎問候，特來奉謁。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叙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家母候老嬸母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請到舍中與拙荆相會。桂遷口中唯

唯全不招架。少停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照廳內。只一張桌子。却是上下兩卓。噎飯施還謙讓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年方八歲。承垂吊賜。奠家母至今感激。今奉別。又已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祉日臻。盛衰懸絕。使人欣羨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不肖量窄。况家母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了。只得

步步  
進一連  
步步推開

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君之側。常聽得先君說生平窻友。只有老叔親密。比時就說老叔後來。决然大發的家。母亦常稱老嫗母賢德。有仁有義。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並不曾怠慢。不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搔手。嘿然不答。施還又道。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慌忙。道。足下來意。我已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爲吾之羞也。說罷。先立起身來。施還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桂遷送至門外。舉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却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道：「佳家必然遣人迎我，惟其來遲，倚閭而望，只見小舍人快快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麼？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箇處法。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犬馬相報，料不食言。待孩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過了一夜。次日，施遷起早，便往桂家門首候見。誰知

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却也腹中打葦，要厚贈他母子回去。其奈孫大嫂立意阻攔，道：「接人要一世，惟人只一次，攬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他是一槩行善，若干人沾了他的恩惠，不獨我們一家，千人喫藥，靠着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晦氣。若是有天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貼人不富，連自家都窮了。」桂遷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母子來一場，又有同憲支老先的書，如何

扶持的也  
只如此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支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支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却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損已財，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灰，多少賣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只一套話說得桂遷。」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窿  
黑肚腸重打三重跣踉

施還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他。

傳達再催促他時，佯佯的走開去了。那小官人且羞且怒，揎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是無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指望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也有人求我來，却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不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言未畢，那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來已久，各不相識矣。昨家君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遽發大怒，何性急如此。今亦不難，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見他說

何子勤其  
母令母又  
勸其子都  
只為求人  
之難可憐  
可憐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衷曲那郎君不別竟自  
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忿氣愈加又指望他來日  
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復勸  
道我母子數百里投人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為先勿  
驕銳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須要  
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  
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鞠躬屏氣立  
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  
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  
小生姑蘇施還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哥相繼而亡痛傷難盡望爹不歸鬱成寒熱之症三  
日前疽發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遍請醫人看治俱  
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母親之終桂遷聞言痛如刀  
割延請僧眾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連日疲  
倦遺失火燭廳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  
為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  
免叫天號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  
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今日雖然顛沛還有

此餘房剩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媳少年難守送回母家聽其改嫁童婢或送或賣止帶一房男女自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船隻直至姑蘇欲與施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決然未娶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舊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坊河下桂遷先上舫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何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舊時施小舍人今在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如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發藏始末述了一遍如

今且喜娶得支參政家小姐才德兼全甚會治家夫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桂遷聽說又喜又驚又羞又悔欲待把女兒與他他已有妻了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弔又恐怕他無理若不進弔又求見無辭躊躇再四乃作寓於閨門尋相識李梅軒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爲側室梅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然後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遷造於施門李先入述桂生家難并達悔過求見之情施還不允李翁再三相勸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不過勉強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二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遷陳設祭禮下拜方畢忽然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遷銜衣號叫若有所言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嫂轉生餘二犬乃其子也桂遷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迴果報確然不爽哭倒在地施還不知變犬之事但見其哀切以爲懊悔前非不覺感動乃徹奠留款詞氣稍和

未清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缺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二百兩銀子山高海濶怎麼肯信母子二人恓惶了一夜天明算了店錢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窮時落窶多

嚴氏爲桂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效亡之命矣夫衣衾棺槨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絕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兒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產半價收買施還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止值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俟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遷居其費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葬事丘壠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支翁看不過意親往謁牛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連去數次並不接見支翁道等他回拜時講牛公子

却蹈襲個陽貨拜孔子之法囑亡而往支翁回家連忙又去仍回不在家了支翁大怒與女婿說道那些市井之輩不通情理莫去求他賢婿且就甥館權住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從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丈之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祖父卧房裝攆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處埋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未寫九十翁公明親筆還喜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拆動即請支翁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卧房檻下左柱條邊簿上載內藏銀  
 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賄  
 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措不許支翁遍求公子親戚往  
 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度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鏹  
 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  
 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  
 施還轉背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  
 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為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  
 懇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  
 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宮文契追還

斷得公道

施小官人郭不見坐教唆開杖牛公子羞變成怒寫  
 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捏造施家三世惡孽教父  
 親討李平章關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拏施還出氣  
 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拖人他未溺 逆風點火自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  
 使咬咬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  
 發坐同逆繫獄窮治黨與牛萬戶係首名該全家抄  
 斬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  
 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携妾往海上

避難遇叛寇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公子乃下  
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發了藏鏹贖產  
宏居照帳簿以次發掘不爽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  
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  
空罈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事自  
此遍贖田產又得支翁代爲經理重爲富室直待服  
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爲財主因因  
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爲苦近隣有尤生號尤  
滑稽慣走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  
與他商及此事尤生道何不入粟買官一則冠蓋榮

身二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  
仗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爲吳中許萬  
戶備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見今腰金衣紫食祿千  
石兄若要做時敢不効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  
矣桂生惑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  
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  
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爲兄弟一到  
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顧白鏹空囊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旦夕爲貴人



矣。但時宰貪甚，凡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桂遷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棄。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遷疑是堂官之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遷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大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遷，二人先入報少頃，聞堂上傳呼喚進桂遷。生平未入公門，心頭突突地跳。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喝教跪拜。那官員全不答

禮如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僥倖得官，相還有口，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知汝囊中尚有一千，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押到下處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貸。桂遷被隸卒催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敢怒而不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執了文契取索原銀。桂遷沒奈何，特地差人回家變產，得二千餘加利。償還桂遷受了這場屈氣，沒告訴處。羞回故里，又見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過，狠一聲不是他，他就是我。往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藏於懷中，等尤生開門，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裏就睡不着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聽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待旦，又捱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旁有一竇，自己立腳不計，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一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揖，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顧，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因一時

手頭不便，不能從厚，非負心也。將來必當補報，只見施君大喝道：畜生討死喫，只管吹做甚麼？桂見施君不聽其語，心中甚悶，忽見施還自內出來，乃銜衣獻笑，謝昔怠慢之罪。施還罵道：畜生作怪了，一脚踢開桂，不敢分辨，俯首而行，不覺到廚房下，見施母嚴老安人坐於椅上，分派肉羹，桂聞肉香，乃左右跳躍良久，蹲足叩首，訴道：向郎君性急，不能久待，以致老安人慢去，幸勿記懷，有餘肉，幸見賜一塊，只見嚴老母喚侍婢打這畜生開去，養娘取竈內火，又在手，桂大驚奔至後園，看見其妻孫大嫂與二子桂高、桂喬及

少女瓊枝都聚一處細認之都是犬形回顧自己亦化爲犬乃大駭不覺垂淚問其妻何至於此妻答道你不記得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乎今生若不能補答來生誓作犬馬相報冥中最重誓語今負了施君之恩受此果報復何言

桂抱怨道當初系棗園中掘得藏鏹我原要還施家債負者聽了你那不賢之婦瞞昧入已及至他母子遠來相投我又欲厚贈其行你又一力阻攔今日之苦都是你作成我的其妻也罵道男子不聽婦人言我是婦人之見誰教你句句依我二子上前勸解道既往不咎徒傷和氣耳腹中

餓甚覓食要緊於是夫妻父子相牽同至後園遶魚池而走見有人糞明知齷齪因餓極姑嗅之氣息亦不惡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啖不覺垂涎試將舌舐味覺其美但恨其少忽有童兒來池邊出恭遂守其傍兒去所遺是乾糞以口咬之誤墮於池中意甚可惜忽聞庖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縛其長兒去長兒哀叫甚慘猛然驚醒流汗浹背乃是一夢身子却在寓所天已大明了桂遷想起夢中之事癡呆了半晌昔日我負施家今日尤生負我一般之理只知責人不知自責天以此夢儆醒我也嘆了

夢中已受  
追花報矣

世說新語 卷二十五  
一口氣棄刀於河內，急急束裝而歸，要與妻子商議，尋施氏母子報恩。

只因一夢多奇異

喚醒忘恩負義人

桂員外自得了這個異夢，心緒如狂，從京師趕回家來，只見門庭冷落，寂無一人，步入中堂，見左邊停有二樞，前設供桌，卓卓上有兩個牌位，明寫長男桂高次男桂喬，心中大驚，莫非眼花，雙手拭眼，定睛觀看，叫聲苦也苦也，早驚動了宅裏奔出三四個丫鬟，養娘出來，見了家主，便道：「來得好，大娘病重，正望着哩。」急得桂遷魂不附體，一步一跌進房，直到渾家床前。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啼哭哭，見了員外，不暇施禮，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桂遷纔叫得一聲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雙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遷知謔語急，叫大娘甦醒，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那病者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萬俟卨管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爲夫婦，獨免此難耳。桂見言與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母病緣由，女兒答道：自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闖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庄陸續寫與万侯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癆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万侯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擡回數日亦死。母親向聞爹在京中爲人誑騙，終日憂鬱，又見兩位哥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哩。施還道：不敢求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鼓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閒事。那僕者一頭說，一頭就有人喚他說話，忙忙的奔去了。施還此時怒氣填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鞠躬致敬，遷慢不爲禮，以鞭指道：你遠來相投，我又

反坐  
下罪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本  
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顧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二錠打  
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似  
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賚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速回  
去施還再要開口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蝮蛇口中草

蠍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  
就撇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二來只有來的使  
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此轉  
更妙

講了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  
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  
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  
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會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辜  
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  
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  
必然相請嚴氏收泪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  
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休聽他話  
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  
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里打秋風我員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未還王婆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嫂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姘娼表我的私敬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舊欠

桂遷見施子舊憾釋然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婚為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遷返寓所與女兒談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吾初桂曾  
以此待施

早知今日都成犬 却悔當初不做人

次日桂遷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次終不相見桂遷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夢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了猜道此女白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無及然冥數已定吾豈敢違况我妻男並喪無家可奈倘得收吾女為婢妾吾身雜童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涕淚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姻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爲姻眷，九泉之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令岳翁詩禮世家，令關必開，內則以情告之，想無難色。况此女賢孝，昨聞祠堂三犬之異，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取過門來，又是令關一幫手，令先堂泉下聞之，必然歡喜。古人不念舊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翁商之，施還方欲再却，忽支祭政自內而出，道：賢婿不必固辭，吾已備細聞之矣。此美事，吾女亦已樂從。即煩李翁作伐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之類，教丫鬟養娘送出，以爲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日過門。當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今不爲妻，反爲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物現報，分明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得着。桂遷盤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佞佛持齋，養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爲母兄懺悔，如



此年餘忽夢母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起桂老來報夜來三大一時俱死桂女脫簪珥買地葬之至今間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踰年竟無恙乃持齋悔罪之力却說施還虧妻妾主持家事專意讀書鄉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爲親軍指揮使受賂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寃問途遇桂遷悲慟伏地自陳昔年欺誑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向桂老叩頭求助桂遷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無及待來生爲犬馬相報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遷益信善惡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辨道是年施還及弟爲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遷養老於施家至今施支二姓子孫蕃衍爲東吳名族有詩爲證

桂遷悔過身無恙  
施濟行仁嗣果昌  
奉勸世人行好事  
皇天不佑負心郎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一本作唐解元玩世出奇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齏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便就為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于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

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為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為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壓榜首，壓服衆心，得

其實取富貴只消此一文

唐寅

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闕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鞫，伯虎還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為唐解元。得悟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性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于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為證。

英雄無印下猶也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為商賈不耕田。  
不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

却說蘇州六門葑盤胥閘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閘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箇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搥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閘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

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隻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作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那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兀的船往那里去雅宜道第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不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

便了雅宜道：「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第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里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船中朋友叙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裡，解元道：「到了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

裡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間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

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里去了教我  
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  
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  
夜半忽于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眾人皆驚喚醒問  
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  
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  
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  
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  
去的解元別了眾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遺忘  
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

預作地  
非

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  
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為由與主管相見卑詞  
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宜吳縣人氏頗善書處  
一個小館為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  
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  
時不敢忘恩因于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  
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晚間進  
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  
樣稟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  
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

一本作學

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曾讀書麼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察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于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

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為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闊其文詞意兼美字復

不稱人前  
只管公子

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會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鸝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燈半。香孤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遠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辭間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獎，但以爲壯年緣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詎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禮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



計正出其

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鬟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鬟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携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

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没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與願得盡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

夏清

秋香

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

警世通言 卷二十六  
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粧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中蠟炬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管日丰姿宛然在目還不曾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由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正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徘徊吟詩一首

從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家火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卺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閭門遊船中看見的可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

一作

且眼

賤之輩何故屈身于此華安道吾為小娘子滂舟一  
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嘗見諸少年  
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槩不理倚窓酌酒旁若  
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  
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  
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  
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  
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  
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諧老  
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為賤妾之故不惜

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  
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  
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  
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  
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裡遊

行踪端為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踏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日尚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

鎮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一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里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嚮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

拜客從閨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僮覆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潼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馬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

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只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肯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備

書於台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看卓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即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執詩問道：這八句詩

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即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盃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胷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那貴步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燭輝煌裡面傳

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璣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丫鬟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携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

將閨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粧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卓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裡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這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貴客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

頭一康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諱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嘿坐自省已

口裡喃喃想心裡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心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頭插花枝手把杯  
食色性也古人言  
及至心中與口中  
陰為不善陽掩之  
請坐且聽吾語汝  
死見閻君面不慚

焉能磨涅吾行止  
聽罷歌童看舞女  
今人乃以為之耻  
多少欺人没天理  
則何益矣徒勞耳  
凡人有生必有死  
才是至堂好男子

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關華光廟

欲學為仙說與賢  
少貪色慾身康健

長生不老是虛傳  
心不瞞人便是仙

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乃嘉泰中所  
建又名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那五顯

- 一顯聰昭聖字仁福善王
- 二顯明昭聖字義福順王
- 三顯正昭聖字智福應王
- 四顯直昭聖字愛福惠王



五顯德昭聖字信福慶王

此五顯乃是五行之佐，最有靈應。或言五顯卽五通，此謬言也。紹興初年，丞相鄭清之重修，添造樓房，精舍極其華整。遭元時兵火，道侶流散，房垣倒塌。左右民居亦皆凋落。至正初年，道士募緣修理，香火重興，不在話下。單說本郡秀才魏宗，所居於廟相近。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魏生年方一十七歲，丰姿俊雅，性復溫柔，言語恂恂，宛如處子。每赴文會，同輩輒調戲之，呼爲魏娘子。魏生羞臉發赤，自此不會賓客。只在樓上溫習學業，惟服生朝夕相見。一

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魏生獨居樓中讀書。約至二鼓，忽聞有人叩門，生疑表兄之來也，開而視之，見一先生，黃袍藍袖，絲拂綸巾，豐儀美髯，香風襲襲，有出世凌雲之表。背後跟着個小道童，也生得清秀，捧着個珠紅盒子。先生自說：吾乃純陽呂洞賓，遨遊四海，偶爾經過此地，空中聞子書聲清亮，殷勤嗜學，必取科甲，且有神仙之分。吾與汝宿世有緣，合當度汝。知汝獨居，特奉訪。魏生聽說，又驚又喜，連忙下拜，請純陽南面坐定，自己側坐相陪。洞賓呼道童，拿過盒子，擺在桌上，都是鮮異菓品，和那山珍海錯，馨香撲

人情好誼  
故以諛入

鼻所用紫金杯，白玉壺，其壺不滿三寸，出酒不竭，其酒色如琥珀，味若醍醐。洞賓道：此仙殺仙酒，惟吾仙家受用，以子有緣，故得同享。魏生此時恍恍惚惚，如已在十洲三島之中矣。飲酒中間，洞賓道：今夜與子音遇，不可無詩。魏生欲觀仙筆，即將文房四寶列於几上，洞賓不假思索，走筆賦詩四首。

黃鶴樓前靈氣生

蟠桃會上啜玄英

劍橫紫海秋光動

每夕乘雲上玉京

巖峩棟宇接雲烟

身在蓬壺境裡眠

覺不知天地老

醒來又見幾桑田

一粒金丹羽化奇

就中玄妙少人知

夜來忽聽釣天樂

知是仙人跨鶴時

劍氣橫空海月浮

遨遊頃刻遍神州

蟠桃歷盡三千度

不計人間九百秋

字勢飛舞，魏生贊不絕口。洞賓問道：子聰明過人，可隨意作一詩以觀子仙緣之遲速也。魏生亦賦二絕。

十二峰前瓊樹齊

此生何似躡天梯

清磨寰宇塵氛淨

漫着霞裳禮玉樞

天空月空兩悠悠

絕勝飛吟亭上遊

夜靜玉簫天宇碧

直隨鶴馭到瀛洲

洞賓覽畢，目視魏生，微笑道：「子有瀛洲之志，真仙種也。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禱於神君之廟，神君現形，願為夫婦，去病大怒而去。後病篤，復遣人哀懇神君，求救。神君曰：『霍將軍體弱，吾欲以太陰精氣補之。』霍將軍不悟，認為淫慾，遂爾見絕。今日之病，不可救矣。去病遂死，仙家度人之法，不拘一定，豈是凡人所知。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吾更贈子一詩，詩云：

相逢此夕在瓊樓

酬酢燈前且自留

玉液斟來晶影動

珠璣賦就峽雲收

漫將風世人間了

且藉仙緣天上修

白雲

從此岳陽消息近

白雲天際自悠悠

魏生讀詩會意，亦答一絕句

仙境清虛絕慾塵

凡心那雜道心真

後庭無樹栽瓊玉

空羨隋陽堤上人

二人唱和之後，意益綢繆。洞賓命童子且去，今夜吾當宿此。又向魏生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神完氣足，日記萬言。魏生信以為然。酒酣，洞賓先寢。魏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洞賓道：『凡人肌肉相奏，則神氣自能往來。若和衣各睡，吾不能有益於子也。』乃抱魏生於懷，為之解衣，竝枕而臥。洞賓軟款撫摩，漸

至狎浪魏生欲竊其仙氣，隱忍不辭。至雞鳴時，洞賓與魏生說仙機，不可漏泄。乘此未明，與子暫別。夜當再會，推窗一躍，已不知所在。魏生大驚，決爲真仙。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皆真物也。制度精巧可愛，枕席之間，餘香不散。魏生凝思不已。至夜，洞賓又來，與生同寢，一連宿了十餘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一夕，洞賓與魏生飲酒，說道：「我們的私事，昨日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大發惱怒，要奏上玉帝，你我都受罪責。我再三求告，方纔息怒。他見我說你十分標致，要來看你，夜間相會時，你陪個小心，求服他，我自也。」

在裡面攬撥，倘得歡喜起來，從了，也不見得。若得打做一家，這事永不露出來。得他太陰真氣，亦能少助。魏生聽說，心中大喜。到日間，疾忙置辦些美酒精饌，菓品等候。到晚，且喜這幾日，服道勤不來。只魏生一個在樓上。魏生見更深人靜了，焚起一爐好香，擺下酒菓，又穿些華麗衣服，粧扮整齊，等待二仙。只見洞賓領着何仙姑，逕來樓上，看這仙姑，顏色柔媚，光艷射人，神采奪目。魏生一見，神魂飄蕩，心意飛揚。那時身不由己，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何仙姑看見魏生果然標致，心裡真實歡喜，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

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撓亂清規，不守仙範，那里是出家讀書人的道理。雖然如此，其中有喜。魏生叩頭討饒，洞賓也陪着小心，求服仙姑。仙姑說道：你二人既然知罪，且饒這一次。說了，便要起身。魏生再三苦留，說道：塵俗粗殺，聊表寸意。洞賓又懇懇攬掇，說略飲數杯見意，不必固辭。若去了，便傷了仙家，和氣仙姑被留不過，只得勉強坐了。輪番把盞，洞賓又與仙姑說，魏生高才能詩，今夕之樂，不可無咏。仙姑說：既然如此，請師兄起句。洞賓也不推辭。

無日逢壺戀玉卮

暫同仙伴樂須斯

洞賓

一宵清興罔知已

幾朶金蓮映碧池

仙姑

物外幸逢環珮煖

人間亦許鳳皇儀

魏生

殷勤莫為桃源誤

此夕須調琴瑟絲

洞賓

仙姑覽詩大怒道：你二人如何戲弄我。魏生慌忙磕頭謝罪。洞賓勸道：天上人間，其情則一。洛妃解珮，神女行雲，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猶為難遇。況魏生原有仙緣，神仙聚會，彼此一家，何必分體別形。效塵俗涇涇之態，平說罷。仙姑低頭不語，弄其裙帶。洞賓道：和議已成。魏生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也。魏生連忙下拜。仙姑笑扶而起，入席再酌，盡歡而

罷。是夜三人共寢。魏生先近仙姑。次後洞賓。舉事陽  
變陰闔。歡娛一夜。仙姑道我三人此會。真是奇緣。可  
於枕上聯詩一律。仙姑首唱。

滿目輝光滿日烟

無情却被有情牽

仙姑

春來楊柳風前舞

雨後桃花浪裡顛

魏生

須信仙緣應不爽

漫將好事了當年

仙姑

香銷夢遠三千界

黃鶴樓遲一夜眠

洞賓

鷄鳴時。二仙起身欲別。魏生不令再三留戀。懇求今  
夜重會。仙姑含着羞。說道。你若謹慎。不向人言。我當  
源源而至。自此以後。無夕不來。或時一山同來。或時

時一仙自來。雖表兄服生同寓書樓。一壁之隔。窻中  
來去。全不露跡。如此半載。有餘。魏生漸漸黃瘦。肌膚  
銷鑠。飲食日減。夜間偏覺健旺。無奈日裡倦怠。只想  
就枕。服生見其如此模樣。叩其染病之故。魏生堅不  
肯吐。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魏公到樓上看了兒  
子。大驚。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看。魏生自覩。庭羸之  
狀。亦覺駭然。魏公勸兒回家調理。兒子那裡肯回。乃  
請醫切脈。用藥調理。是夜二仙又來。魏生述容顏黃  
瘦。父親要搬回之語。洞賓道。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  
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後重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

魏生由此不疑，連藥也不肯喫，再過數日，看看一絲兩氣，魏公着了忙，自携鋪蓋，往樓上守着兒子同宿。到夜半，兒子向着床裡說鬼話，魏公叫喚不醒，連隔房服道，勤都起身來看，只見魏生口裡說：二位師父，怕怎的，不要去伸出手來，一把扯住，却扯了父親。魏公雙眼流泪，叫我兒，你病勢十死一生，兀自不肯實說。那二位師父，是何人想是邪魅？魏生道：是兩個仙人來度我的，不是邪魅。魏公見兒沉重，不管他肯不肯，顧了一乘小轎，擡回家去，將息兒子。道：仙人與我紫金杯、白玉壺，在書櫃裡，與我檢好，開櫃看時，那是

紫金、白玉，都是黃泥、白泥捻就的。魏公道：我兒眼見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魏生恰纔心慌，只得將廟中初遇純陽，後遇仙姑，始末叙了一遍。魏公大驚，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伏侍兒子養病，一面出門訪問個祛妖的法師，走不多步，恰好一個法師，手中拿着法環，搖將過來，朝着打個問訊。魏公連忙答禮，問道：師父何來？這法師說道：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丰老爺的徒弟，姓裴，法名守正，傳得五雷法，普救人世，因見宅上有妖氣，故特動問。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慌忙請法師到裡面，客位裡坐，茶畢，就把兒子的事

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裴道說：「令郎今在何處？」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裡看魏生。裴道一見魏生，就與魏公說：「令郎却被兩個雌雄妖精迷了，若再遲旬日不治，這命休了。」魏公聽說，慌忙下拜，說道：「萬望師父慈悲，垂救犬子，則個永不敢忘。」裴法師說：「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魏公說：「如此甚好，或是要甚東西？」吾師說來，小人好去治辦。裴守正說：「要一付熟三牲和酒菓、五雷紙馬、香燭、硃砂、黃紙之類，分付畢，又道：「暫且別去。」晚上過來，魏公送裴道出門，囑道：「晚上准望光降。」裴去而道：「不必說，照舊又來街上，擡着法環而

去。」魏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都齊備了，只等裴法師來捉鬼。到晚裴法師來了，魏公接着法師，說東西俱已完備，不知要擺在那裡。裴道說：「就擺在令郎房裡，擡兩張桌子進去，擺下三牲福物，燒起香來。」裴道戴上法冠，穿領法衣，仗着劍，步起罡來，念動呪訣，把硃砂書起符來，正要燒這符去，只見這符都是水濕的，燒不燬。裴法師罵道：「畜生不得無禮，把劍望空中斫將去。」這口劍被妖精接着，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動也動不得。裴道心裡慌張，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一些也不靈。魏公看着裴道，說：「師父頭上戴的道冠，



兒那裡去了。裴道說我不會除下，如何便沒了。又是作怪，連忙使人去尋，只見門外有個尿桶，這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撈得起來時，爛臭如何戴得在頭上。裴道說這精怪妖氣太盛，我的法術敵他不過，你自別作計較。魏公見說，心裡雖是煩惱，免不得把福物收了，請裴道來堂前散福，喫了酒飯，夜又深了，就留裴道在家安歇。彼此俱不歡喜，裴道也悶悶的，自去側房裡脫了衣服睡，纔要合眼，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扛四五十斤一塊石板，壓在裴道身上，口裡說謝賊道的好法。裴道壓得動身不得，氣也透不轉，慌了。

只得叫道有鬼救人，救人。原來魏公家裡人正收拾未了，還不曾睡，聽得裴道叫喚，魏公與家人拿着燈火，走進房來，看裴道時，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上，動不得，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救起裴道來，將姜湯灌了一回，東方已明，裴道也醒了，裴道梳洗已畢，又喫些早粥，辭了魏公自去，不在話下。魏公見這模樣，夫妻兩個，淚不會乾，也沒奈何。次日，表兄嚴道勤來看魏生，魏公與服生備說夜來裴道着鬼之事，怎生是好。服生說道，本廟華光菩薩最靈感，原在廟裡被精了，我們備些福物，做道疏文，燒了神道。

正必勝邪，或可救得。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這些會友，個個愛惜魏生，爭出分子，備辦福物香燭紙馬酒菓，擺列在神道面前，與魏公拜獻。就把疏文宣讀。惟神正氣攝乎山川，善惡不爽，威靈布於寰宇，禍福無私。今魏字者，讀書本廟，禍被物精，男女不分，寅夜歡娛於一席，陰陽無間，晨昏耽樂於兩情，苟且相交，不顧踰牆之戒，無媒而合，自同鑽穴之污。先假純陽，比頑不已，後托何氏，淫樂無休，致使魏生形神搖亂，全無清爽之期，心志飛揚，已失天長之道。或月怪或花妖，殛之以滅其跡，或山精或水

魅祛之，使屏其形。陽伸陰屈，物泰民安，萬衆皆。惟神是禱，李林等拜疏，一去。

疏文念畢，燒化了紙，就在廟裡散福。衆人因論呂洞賓何仙姑之事，李林道：「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菴，我們明早同去拈香通陳此事，倘然呂仙有靈，必然震怒，衆人齊聲道好。次日，同會十人不約而齊，都到純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轉來回覆了魏公。從此夜爲始，魏生漸覺清爽，但元神不能驟復。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歡喜，過了數日，自備三牲祭禮，往華光廟一則賽願，二則保福。衆友聞知，都來陪他拜神禮畢，化紙

只見魏公雙眸緊閉，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端然不動，叫道：「魏則優你兒子的性命，虧我救了我，乃五顯靈官是也。眾人知華光菩薩附體，都來參拜，叩問魏宇所患，何等妖精，神力如何救拔，病體幾時方能全妥。」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吾神訪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二妖神通廣大，反爲所敗，吾神親往收捕，他不自假冒呂洞賓何仙姑名色，抗拒不服，大戰百合，不分勝敗，恰好洞賓仙姑亦知此情，奏聞王帝，命神將天兵下界，真仙既到，僞者自不能敵。二妖逃走，去烏。」

江孟子河裡去躲，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又與交戰，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龜精，雌的直驅在北海水陰中受苦，永不赦出。吾神與洞賓仙姑奏覆上帝，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吾神奏道：「他是年幼書生，一時被惑，父母朋友俱悔過求懺，況此生後有功名，可以恕之。上帝方准免罰，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雄龜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桃樹下，你若娶兒子速愈，可反此殼煎膏用酒服之，便愈也。」說罷，魏公跌倒在地下，眾人扶起，喚醒問他時，魏公並不曉得菩薩附體一事，眾人向魏公說這備。

細魏公驚異就神帳中看神道袍袖果然裂開往後  
因碧桃樹下掘起浮土見一龜板約有三寸之長猶  
帶血肉魏公取歸煎膏入酒與魏生喫一日三服比  
及膏完病已全愈於是父子往華光廟祭賽與神道  
換袍又往純陽菴燒香後魏宇果中科甲有詩為證

真妄由來本自心

神仙豈肯蹈邪淫

人心不被邪淫惑

眼底蓬來便可尋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  
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後  
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聞動杭州市上之  
人皆以為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御  
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節  
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翫其山景道靈鷲山

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嶺，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朱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角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靈橋。真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

依稀雲鎖二高峰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玩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般樣的婦人，惹出甚般樣事，有詩爲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却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舖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個問訊道貧僧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饅頭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節近這

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宣道小子准來和尚相別去了許宣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宣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塔和尚來請燒卷子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幡錢塚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卷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逕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宣何處去許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卷子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宣離了舖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

過放生碑，逕到保叔塔寺，尋見送饅頭的和尚，懺悔過疏頭，燒了菴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喫齋罷，別了和尚，離寺逕逕間，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閒走，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脚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過來，許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岸來，道小

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湧金門上，哢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岸，搖近豐樂樓來，搖不上十數丈水面，只見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頭上一雙肉髻，戴兩條大紅頭鬚，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傍了岸邊，那婦人同丫環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

禍木

正是老實人着魔便深

唇露兩行碎玉，深深道：「一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那娘子和丫鬟艙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着許宣。許宣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舖內做買賣。」那娘子問了一回，許宣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葬

程脚眼

在這雷嶺，為因清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坟上祭掃了方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實是狼狽。又閒講了一回，迤邐船搖近岨，只見那婦人道：「奴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萬望官人處借些船錢還了，並不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船錢，不必計較，還罷船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晚了上岨。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說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湧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舖，正是



冷語趣

李將仕兄弟的店許宣走到舖前正見小將仕在門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宣道便是去保叔塔燒卷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曾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宣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仕出羊墳頭來到後市街巷口只聽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許宣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宣

揮身入港  
自取煩惱  
凡多情多  
累豈必白  
娘子哉

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踏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脚下又見晚下來望官人搭幾步則個許宣和白娘子合傘到墳頭道娘子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橋去許宣道小娘子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將去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却是不當感謝官人厚意許宣沿人家屋簷下冒雨回來只見姐夫家當直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却好歸來到家內喫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共日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鷄叫一聲却是南柯

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舖中心忪意亂做  
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  
得這傘來還人當時許宣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  
仕說道姐夫叫許宣歸早些要送人情請暇半日將  
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宣唱個喏逕來箭橋雙茶  
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  
躊躕間只見白娘子家丫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宣  
道姐姐你家何處住討傘則個青青道官人隨我來

許宣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宣看時  
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榻子眼  
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  
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  
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宣隨步入到  
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  
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宣心下遲  
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宣進去許宣轉到裏面只見  
四扇暗榻子窻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棹上放一盆  
虎鬚菖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卓

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  
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蒙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荆之  
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宣道些微何足掛齒白娘子道  
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宣  
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菓品流水排將出來許  
宣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擾飲至數盃許宣起身  
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吉回娘子道官人的拿  
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着人取來許宣道日  
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宣道飲饌好了多  
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傘相煩明日來

取則個許宣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店中做  
些買賣又推個事故却來白娘子家取傘娘子見案  
又備三盃相款許宣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必  
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畧飲一盃許宣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宣啟櫻桃口露榴子牙  
嬌滴滴聲音帶着滿面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  
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  
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  
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在天生一  
對却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

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答。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爲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來。只見青青手扶欄杆。脚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次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

時。却是五十兩雪花銀子。藏於袖中。起身告回。青青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口。把傘還了。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精肉。嫩鷄。藥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喫酒。李募事却見許宣請他。到喫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麼子。壞鈔。日常不曾見酒盞見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數盞。李募事道。尊舅。沒事教你壞鈔。做甚麼。許宣道。

多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  
管雇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紀長成恐  
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  
望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好姐  
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  
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  
人你我相看只不回答喫酒了許宣自做買賣過了  
三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  
姐問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許宣道  
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事舍卒

不得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我怕他煩惱不敢  
問他許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你  
只怕我教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許宣便起身到卧房  
中開箱取出白娘子的銀來把與姐姐道不必推故  
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第多時在叔叔家中做主  
管積趨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  
在此却說李募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  
老婆原來自趨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  
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募事聽得說  
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做妻

的連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募事接在手中，番來覆去，看了上面鑿的字號，大叫一聲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那妻喚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募事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地穴，得入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今着落臨安府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人。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不差，正是邵太尉庫內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顧

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日事，露實難分說，不管他偷的借的，寧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一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睜口呆。當時拿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捉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擲縛了，一聲鑼，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直韓大尹，陞廳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真賊正賊，有

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號大銀五十錠，見有李慕事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也在你處，想不動封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不要押喝教拏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住，你且說這銀子從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遍。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住何處？許宣道：憑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親妹子，如今見住箭橋邊雙茶坊巷口秀王墻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即便叫揖捕使臣何立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

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旨，一陣做公的，逕到雙茶坊巷口秀王府墻對黑樓子前看時，門前四扇看階中間兩扇大門，門外遊藉陞坡前却是垃圾一條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到都呆了。當時就叫捉了隣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孫公，那孫公擺忙的喫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地。衆隣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曾有甚麼白娘子。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衆人解下橫門竹竿

裏面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  
喫了一驚倒退幾步許宣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  
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  
喫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  
齊闕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卓凳都有來到胡梯邊  
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齊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  
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望床上掛着一張帳子  
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  
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  
神是鬼我等奉臨安府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宣執

證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衆人都不敢  
向前怎的是了你可將一罈酒來與我喫了做我不  
着捉他去見大尹衆人連忙叫兩三個下去提一罈  
酒來與王二喫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喫盡了道  
做我不着將那空罈望着帳子內打將去不打萬事  
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却是青天裏打一個  
霹靂衆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  
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衆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  
四十九錠衆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罷扛了  
銀子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



定是妖怪了也罷鄰人無罪寧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開個緣由一一稟覆過了許宣照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決杖免刺配牢城營做工滿日疎放牢城營乃蘇州府管下李募事因出首許宣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爲盤費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枷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

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保領許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愁悶壁上題詩一首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牕

平生自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

舊唐書 卷二十八  
正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子防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不是正主人家麼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丫鬟道我尋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宣聽得急走出來同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子許宣見了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子帶累我喫了多少苦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起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

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辨這件事我且到主人家裏面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轎許宣道你是鬼怪不許入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瞞主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爲非干我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子我去也甘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許宣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爲他偷了官

銀子事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喫場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銀子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宣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時門前都是垃圾就帳子裏一嚮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爲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糴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走去華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擔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央隣舍與我說謊許宣道你却走了去教我喫官事白娘子道我將銀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情我見你配在這裏我便

或意度說  
似人不疑

帶了些盤纏搭船到這裡尋你如今分說都明白了我去也敢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日却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兩日當初也曾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没人要只爲分別是非而來王主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却又回去且留娘子在此打發了轎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選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

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厨白娘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正好歡娛不覺金鷄三唱東方漸自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閒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卧佛你也好去承天寺

裏閒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聲也去看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卧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回說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却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閒耍一遭就回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卧佛繞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逍遙巾腰繫黃絲條脚着熟藤鞋坐在寺前賣藥散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貧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

患灾厄有事的向前來，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二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着，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尚兀自不把我親熱，却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就奪過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靜。白娘子道：却如何說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臥佛寺前一雲遊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粧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管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散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

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睜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依然

放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衆人都散了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娘子將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擡着栢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人道此間與杭州一般只見隣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一看許宣轉身到裏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麼好看休去許宣道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

宣着得不長不短，一似像體裁的，戴一頂黑漆頭巾，腦後一雙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脚着一雙皂靴，手中擎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聲，如鶯聲巧轉，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宣叫了鐵頭相，伴，逕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得有人說道：昨夜周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千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挨查沒捉人處。許宣聽得不解其意，目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往來來，十分熱鬧。許宣道：娘子教我

早回去罷，轉身人叢中不見了鐵頭，獨自個走出寺門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數中一個看了許宣，對衆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個認得許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墜，與單上開的一般。衆人喝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挪了，好似

數隻皂鵬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衆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衆公人道：不是，且去府前，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十貫

警世通言 卷三十八  
金珠細軟、白玉縵環、細巧百摺扇、珊瑚墜子、你還說無罪、真贓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成、見今頭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胸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衆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陞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稟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辨、則個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處、

許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即差緝捕使臣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來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喫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鐵頭早去承天寺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閒耍、教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



處王主人細細稟覆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問了道且把許宣監了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外伺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看時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巾繚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白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只問個小罪名、却說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蘇州幹事來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喫官事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募事尋思道看自家百上觀

李募事

眷如何看做落只得與他央人情上下使錢一日大尹把許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募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宣只得問姐夫借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且說許宣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先尋李克用家來、到針子橋生藥舖

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同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有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賣豆腐的王公樓上歇克用見許宣藥店中十八

青田

心中歡喜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剋剋奸詐倚着自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疾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見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

安世

趙主管可  
差矣

氣許宣新來我和你照管他纔是有不是寧可當面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妬老張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妬你你如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見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閒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擺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說老員外最性直受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改日再會許

宣還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宣覺道有盃酒醉了恐怕冲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樓上推開窗將熨斗播灰下來都傾在許宣頭上立住腳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失悞了休怪許宣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觀正是白娘子許宣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得我好苦喫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却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說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讎報反成吳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家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着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

去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連累你兩場官事必有何面目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招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太山恩同東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年諧老却不是好許宣被白娘子一騙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膽留連之意不回下處就在白娘子樓上歇了次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丫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

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宣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宣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了。自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日，忽一日許宣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并媽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動。到次日，雇了轎子，逕進裏面，請白娘子上了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齊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進到裏面，請員外出來。

李克用連忙來見白娘子，深深道個萬福，拜了兩拜。媽媽也拜了兩拜，內眷都參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雖然高大，却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是

二鬼不附體

七鬼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了，白娘子相謝自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這婦人共宿一宵，眉頭一簇，計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

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着我一個道兒，不覺烏飛兔走，纔過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個筵席，請親眷朋友，閒要一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隣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麵手帕物件來，十三日都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門來賀壽，也有甘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着青織金衫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青青，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叅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着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虱子留後腿的人，因見白娘

子容貌，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傳盃弄盞，酒至半酣，却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原來預先分付腹心養娘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進去，你可另引他到後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躲在後面，正是

不勞鑽穴踰墻事

穩做偷香竊玉人

只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淫亂，捉身不住，不敢便走進去，却在門縫裏張不張萬事皆依則一張那員外大喫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望後倒

何必露相  
不露相可  
并收李員  
外崑妖怪  
亦守貞節  
耶

了  
不知一命如何  
先覺四肢不舉  
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體態只見房中蟠着一  
條吊桶來龕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  
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絆一交衆養娘扶起看時面青  
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安  
人與衆人都來看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麼李  
員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苦  
了些頭風病發運倒了扶去房裏睡了衆親眷再入  
席飲了幾盃酒筵罷散衆人作謝回家白娘子回到

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舖中對許宣說出本  
相來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嘆氣許宣道今  
日出去喫酒因何回來嘆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  
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登東  
他躲在裏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襟來調戲我欲待  
叫起來衆人都在那里怕粧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  
怕羞沒意思假說運倒了這惶恐那裏出氣許宣道  
既不曾姦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  
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  
許宣道先前多承姐夫寫書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

阻、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舖許宣道虧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個容易我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却又說話且說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般出熱的間壁有一個人姓蔣名和一生出熱好事次日許宣問白娘子討了些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買下一付生藥厨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月前後俱已

完備選日開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知惶恐不去叫他許宣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與一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一個募緣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七日是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香錢許宣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捨與你拿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遞與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這殺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宣道我一片誠心捨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

都說得  
是



又是七月初七日許宣正開得店只見街上鬧熱人  
來人往幫閒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  
何不去寺內鬧禿一遭許宣道我收拾了畧待畧待  
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宣連忙收拾了  
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  
則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麼許宣道  
一者不曾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  
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攬你不得只  
要依我三件事許宣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  
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

來得遲我優來尋你也許宣道這個何妨都依得當  
時換了新鮮衣服鞋襪袖了香盒同蔣和逕到江邊  
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遶寺間禿  
了一遍同衆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宣猛省道妻  
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腳不進去蔣和  
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曾去便了說罷  
走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  
一個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圓頂方袍看了模樣  
的是真僧一見許宣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  
來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

回說不知他走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持了禪杖，自出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衆人都在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風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蔣和道：「這船大風浪過不得，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小，白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却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道：

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畜，敢再來無禮，殘害生靈。老僧爲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搖開船，和青青把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草命。禪師道：「你如何遇着這婦人？」許宣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聽罷，道：「這婦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纏汝，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過了江上

歛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信是妖精到  
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昏悶一夜不睡次日早  
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却來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  
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  
我撞將去不期見了這妖怪驚得我死去我又不  
敢與你說這話既然如此你且搬來我這裏住着別  
作道理許宣作謝了李員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  
過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  
排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朝廷恩赦原來是宋  
高宗策立孝宗降赦通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

事盡行赦放回家許宣遇赦歡喜不勝吟詩一首詩  
云

感謝吾皇降赦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邦鬼

生日還爲舊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喜

何期遇宥罪除根

歸家滿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宣吟詩已畢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  
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隣西舍李員外媽媽合  
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閒的蔣和買了些  
上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

李募事見了許宣焦躁道你好生欺負人我兩遭寫書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員外家娶了老小不直得寄封書來教我直恁的無仁無義許宣說我不曾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日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丫鬟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香不見回來那里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州同丫鬟先到這里等你兩月了教人叫出那婦人和丫鬟見了許宣許宣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宣見了目睜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李募事教許宣共白娘

子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許宣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等沒力氣的話許宣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跳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乞可憐見饒我則個白娘子圓睜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

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  
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  
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  
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兢半晌無言  
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  
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  
休要疑慮許宣喫兩個纏不過叫道却是苦耶只見  
姐姐在天井裏乘涼聽得叫苦連忙來到房前只道  
他兩個兒厮鬧拖了許宣出來白娘子關上房門自  
睡許宣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姐姐告訴了一遍却好

看却后事  
焉知此白  
蝶非美婦  
變來何定  
醉變美婦  
也

姐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兩口兒厮鬧了如今不知  
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慕事走到房前看  
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咭破紙窗不張萬事  
皆休一張時見一條吊桶來太的莽蛇睡在床上伸  
頭在天窗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  
同白日喫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  
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  
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慕事叫許宣出去到僻  
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要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  
我自作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

害怕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事一一對姐夫說了一遍李募事道既是這筆白馬廟前一個呼蛇戴先生如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二人取路來到白馬廟前只見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見諭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過軍將橋黑珠兒巷內李募事家便是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來李募事與許宣自回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一直來到黑珠兒巷內問李募事家人指道前面那

樓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打起簾子咳嗽一聲並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晌門只見一個小娘子出來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募事家應小娘子道便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却纔二位官人來請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娘子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要白娘子三回五次發落不去焦燥起來道你真個會捉蛇只怕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道一條蛇有何難捉娘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

要走，先生道：不走，不走，如走，罰一錠白銀。娘子道：隨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兒，立在空地上，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鱗蛇，連射將來，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戴先生喫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確兒也打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兩腳，一口氣跑過橋來，正撞着李募事與許宣。許宣道：如何？那先生

道：好教二位得知，把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一兩銀子付還李募事，道：若不生這雙腳，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麼處？李募事道：眼見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里靜處討一闌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募事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埠去。只見白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着了張成，隨即袖中取票時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見正悶之間，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法海禪師曾分付來，倘若那妖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尋，更待何時？急入寺中，問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曾來上剎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堍下，自言自語道：「時衰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却待要跳，正

是

閻王判你三更到

定不容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萬口，只當五百雙，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原來真箇纔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遲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業畜在何處？」許宣把上項事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箇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



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的按住，不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挑撥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會。」正是有心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氣力，縛住，不見了女子之形。隨着鉢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聽得鉢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畧放一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箇和尚說道：「要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募事請禪師進來。來到

蘇符

裏面，許宣道：「收弟子則箇不知禪師口裏念的甚麼念異，輕輕的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像，雙眸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祖師，我是一條大鱗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土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却不曾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物。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拉他為伴，他不曾得一日歡娛，并望神師憐憫。」禪師道：「念你

蓮中尚照  
翠鳥青白  
翠鳥青白  
翠鳥青白  
翠鳥青白

雷音世通言 卷二十八  
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勸  
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拈  
青魚，惟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  
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刺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箇  
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刺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  
長一箇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  
尺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  
於鉢盂之內，扯下褊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峰  
寺前，將鉢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三塔，後  
來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相善。

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偈四句：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

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

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

白蛇吞了不留些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  
禪師為師，就雷峯塔披剃為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

去了衆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去世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迴重化化，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卽是空空卽色，空空色色要分明。



